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在拉丁美洲的阐释研究*

崔艳红 刘力行

内容提要：近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成为拉美学术界中国问题研究的热点和重点话题，这方面涌现出一批颇具知名度的研究专家，产出了一系列新成果。拉美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阐释在不断深化，相关文献的发表数量呈逐渐上升趋势。研究主体呈现多样化趋势，巴西、阿根廷、墨西哥三国的学者是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力；拉美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阐释形成了现实主义派、自由秩序派和自主理论派三大主要流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拉美的阐释达成基本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国的外交政策一脉相承，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思想，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该理念通过多种方式在拉美地区得到落实且影响力不断扩大，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全球治理理念。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拉美的多元阐释和不同声音，中国可以采取强化话语传播力、有效利用非官方人员沟通渠道、有针对性地化解拉美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误读、继续拓展新平台以深化中拉合作等对策，为进一步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奠定理论基础。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拉关系 全球治理 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

作者简介：崔艳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广东省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力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24) 05-0078-26

* 本文系202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海外阐释与传播研究”（编号：23JD710005）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重点学科专项资助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阐释与传播研究”（编号：zhwh202204）阶段性成果。

2024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十周年。2014年7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巴西利亚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决定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宣布建立中国—拉共体论坛(简称“中拉论坛”)^①,共同宣布成立中拉命运共同体。十年来,中国和拉美国家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高层互访密切,中拉关系飞速发展,由于双方合作具有政治上高度互信、经济互补性强、合作基础扎实、民意基础夯实等优势,中拉合作成果喜人,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时代。中国一向重视与拉美各国的交往,始终将拉美地区视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地区。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同为发展中国家的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在发展过程和发展目标等方面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因此存在更为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合作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标。^②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拉美学界的阐释与传播情况反映了拉美地区对这一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的认可度,因此,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拉美地区的阐释与传播对于进一步推动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尽管国内学界曾对此问题进行过相关研究^③,但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仍存在时效性不足、研究不够深入、缺少一手资料论证等问题。本文通过对西葡语的网络文库、报刊数据库、电子书籍、中英文数据库、报刊与互联网新闻报道等一手文献与资料的大数据分析,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拉美学术界的阐释与传播现状展开研究,对拉美学界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阐释主体、阐释内容与主要流派、基本共识、多元阐释的原因及中国在拉美地区阐释与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对策建议等方面逐一进行论述,以期深化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解与认同,消除海外学者的偏见与误读,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在拉美的传播对策,为进一

^① 中拉论坛是中国和拉共体33个成员国建立的合作论坛,2015年1月8—9日,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标志着论坛正式启动。中拉论坛定位为由中国和拉共体成员国外交部牵头的政府间合作平台,主要机制包括部长(级)会议、中国—拉共体“四驱马车”外长对话、国家协调员会议(高官会)、各专业领域论坛和会议。

^②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载《人民日报》2023年12月29日第1版。

^③ 张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拉美的传播与影响》,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3期;崔艳红、刘力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巴西的阐释与传播现状研究》,载《区域国别学刊》,2024年第2期;谢惠媛:《海外学者视野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载《国外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张秀萍、张光哲:《海外人士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知图景》,载《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第3期。

步推动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基础。

一 拉美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研究概况与流派

21 世纪初，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的共同体理论^①在拉美学界引起了对这一理论的研究与教育改革热潮。自 2014 年习近平主席在巴西利亚出席中拉领导人首次会晤时提出中拉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拉美的解读和研究呈现方兴未艾、与日俱增的趋势。

近年来，拉美学界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研究已成为当地中国问题研究的热点和重点话题，产出了一系列新成果。据不完全统计，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研究的期刊论文与研究报告共计百余篇，还涌现了多位颇具知名度的研究专家。研究内容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本内容、理念解构、与西方共同体思想的对比、其当代价值和国际影响，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与中国外交、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拉美地区合作倡议、中拉命运共同体等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拉美地区的传播呈现出由单一的宣介传播向多领域、多层次和多维度阐释发展的趋势。总体来看，拉美学界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知与阐释正处于不断深化的“挖掘期”，相关文献的发表量呈逐渐上升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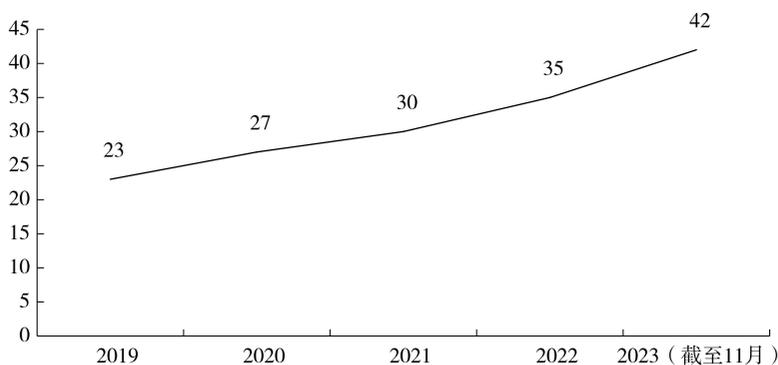


图 1 拉美学界近五年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论文数量（单位：篇）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绘制。

^① 埃德加·莫兰的“共同体”理论是以欧洲命运共同体为研究背景的，正如他在《反思欧洲》中强调，欧洲融合是欧洲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自然而然发生的历史进程。

从研究主体来看，拉美学界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主要研究人员为国际关系、外交学以及中国学方面的学者、智库专家、研究生，以及有旅居中国经历或长期从事双边人文交流的学者，研究主体呈现多样化趋势。从研究国别来看，巴西、阿根廷、墨西哥三国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研究文章较多。从文献及内容来源来看，期刊论文、会议论文、智库报刊以及新闻报道采访为主要内容来源。

（一）拉美学界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内容

1. 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建构与意蕴

这类文章多为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哲学意蕴的文章，文章通常不仅仅只是讨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会结合其他国家或学者提出的有关“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等理念进行比较研究。例如，阿根廷拉普拉塔国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司芙兰在《中国的新人文主义：中国—拉美国际关系中的新国际范式》一文中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以人为本”思想与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中国的新人文主义”概念并以此解释中国当前的内部改革进程和国际定位。司芙兰认为，尽管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类似的思潮，但现在应当分析的重点是当前中国在改革背景下对人文主义的创新之处。她认为，中国的“新人文主义”理念元素已经在法律和国际关系中显示出其影响力，是对国际关系新理论和实践的构建，特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解释以人为本的制度建设提供了许多思路，产生了一种新人文主义，并通过将中国的“新人文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溯源与西方传统的人文主义以及埃德加·莫兰的共同体思想进行对比，进一步向拉美学界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蕴含的“以人为本，兼济天下”的思想内核。^①

2. 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于多边关系及国际格局的影响

这类文章多以世界政治格局、国际政治、双边及多边关系作为研究视角，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于促进国际关系变革及世界政治秩序公正化、合理化的意义。例如，阿根廷学者塞巴斯蒂安·舒尔茨在《当前世界秩序变革的背景下对“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认识与对策》一文中探讨了始于2008年的

^① Maria Farnecesca Staiano, “El Neo-humanismo Chino: Un Nuevo Paradigma Jurídico e Internacional”, em *Brazilia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19, No. 37, 2020, pp 214-239.

全球金融危机对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的影响，作者指出，随着新的国际、区域间的多元化合作组织及倡议出现，世界政治的多极化格局不断演化，特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将为世界各国人民摆脱危机、使国际政治格局朝着更加公正与合理的方向变革发挥重要作用。^①此外，墨西哥著名国际政治学者恩里克·杜塞尔在《中国：2025—2035年战略与计划》一文中阐明：“与以往不同，如今的中国在追求2035年远景目标的同时，更重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以人为主体。”他指出：“从长远看来，中国将成为引领全球治理新格局的领导者，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持续推进‘中国式的全球化进程’。”^②当然，也有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予以误读的文章出现，例如，巴西学者佩德罗·蒙泰罗在《中国的软实力：关于其历史和当代的研究》一文中指出：“虽然北京声称没有帝国野心，但中国梦是建设一个亚洲帝国的愿景。亚洲帝国的建设不会通过军事征服来形成，而是一个非正式的经济联盟，由金融投资和基础设施项目维持。这些投资与倡议包括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是中国积极对外政策的顶层设计。”^③

3. 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于双边和多边经贸关系的影响

这类文章将研究范围圈定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双边和多边经贸往来的影响。这类文章在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还会与“一带一路”倡议紧密联系，研究视域也会从双边经贸往来扩展到多边甚至是区域层面的经贸往来。例如，马德里自治大学法学博士林家熙（Jiaxi Lin）在《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带一路”倡议：对阿根廷来说是空头支票还是可行之路？》一文中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导下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使中阿经贸关系更上一层楼，这一良好的双边合作范式将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倡议在拉美国家实践的典型范例，吸引更多拉美国家加入，使得中拉命运共同体得到进一步巩固。作者从理论上论证了中拉命运共同体实践的可行性，

^① Sebastián Schulz, “Aproximaciones a la Noción de ‘Comunidad de Destino Compartido’ en el Marco de las Transformaciones Actuales en el Orden Mundial”, 2019. <http://sedici.unlp.edu.ar/handle/10915/94371>. [2024-09-26]

^② Enrique Dussel Peters, “China: Estrategias y Planes para 2025 y 2035”. <https://vocesmexico.com/opinion>. [2024-03-25]

^③ Pedro Monteiro, “Soft Power Chinês: Um Estudo Sobre a Sua Aplicação Histórica e Contemporânea”, 28 de junio de 2022. <https://repositorio.animaeducacao.com.br/handle/ANIMA/25675>. [2024-04-13]

也阐述了这条道路上可能面临的挑战。^① 巴西南大河联邦州立大学的佩德罗·卡特兰在其博士论文《“一带一路”：一项中国的新战略?》中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国际合作与促进经济全球化的项目，中国希望通过该倡议建立一个经济命运共同体。它在范围上有别于其他倡议，因为它既包括了以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贸易便利化作为倡议基础的经贸部分内容，又试图整合现有不同的项目和机制（如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来实现其目标。”他认为，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前期铺垫，有助于让参与各方更好地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有关经贸互利互惠的目标、原则和机制，在国际经贸关系中构建新的体系。^②

4. 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拉人文交流之间的关系

这类文章主要聚焦如何通过人文交流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如何促进人文交流。例如墨西哥维拉克鲁斯大学研究员埃斯特万·佐特莱在其论文《中国与拉美：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跨文化组织领导力》中指出：“在过去的30年里，全球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政府间合作、商业和机构交流导致国家间人文交流显著增加。‘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意味着我们需要加强相互理解。文化多样性对跨文化组织的领导力提出了重大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必须增强跨文化交流的组织领导力，为新的挑战提供解决方案。”^③ 作者通过对中拉文化交流和领导力类型的分析，研究如何增强跨文化领导力，以期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指导建议。

（二）拉美学界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形成的三大主要流派

不同理论流派的拉美学者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解读角度和阐释逻辑各不相同。根据现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分析，拉美学者主要采用现实主义、自由秩序和自主理论三种理论视角来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因此可以分

^① Lin Jiayi, “La Franja y la Ruta Hacia una ‘Comunidad de Destino Común’: ¿Un Discurso Vacío o una Práctica Viable para Argentina?”, en *Anuario Latinoamericano Ciencias Políticas y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Vol. 11, 2020, pp. 71–88.

^② Pedro Henrique Prates Cattelan, “A Nova Rota da Seda: Uma Nova Estratégia Chinesa?”, PHd. Dissertação 2017, Porto Alegre: Universidade Federal Do Rio Grande Do Sul, p. 44.

^③ Esteban Zottele, “China y América Latina: Liderazgo Organizacional Intercultural en la Búsqueda de la ‘Comunidad de Destino Compartido’”, *Orientando*, 2020. <https://orientando.uv.mx/index.php/orientando/article/view/2641/4608>. [2024-03-25]

为现实主义派、自由秩序派和自主理论派三大派别。总体而言，现实主义派学者强调拉美应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寻求战略平衡；自由秩序派学者侧重于探讨中拉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自主理论派学者则注重分析中国构建共同体的举措及其国际影响。

1. 现实主义派^①

现实主义是部分拉美学者评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该流派学者多为长期从事美拉关系研究的外交学者，他们关注到中国实力上升正在挑战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研究中国的崛起是否会改变现有国际秩序进而影响拉美地区的利益。现实主义派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阐释的核心观点为：中国崛起已成客观事实，拉美应探究如何在中国崛起与美国霸权之间保护拉美的利益，同时争取战略主动与平衡。如阿根廷学者帕特里西奥·纳罗多夫斯基等在《拉丁美洲与中国崛起：周边地缘政治与战略现实主义的实践》一文中指出，中国、美国、拉美地区已形成一个战略三角，在多极化的背景下，多极地缘政治的影响开始显现，意识形态不再是影响地缘政治的主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战略三角可以产生合作而不一定是冲突的态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②安第斯政治研究所学者安东尼·里瓦斯则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以现实主义为依据，解读了中国—拉共体合作日益加深可能对拉美带来的影响。他在《中国与拉美：外向产业、外交政策与一体化》一文中指出，相比于美国在拉美地区总是以发号施令者身份出现，中国在拉美地区更多是以区域一体化推动者的角色而存在的。在中拉加深“一带一路”合作、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拉美是否做好面临来自中国产品激烈竞争的准备，有无考虑中国外交政策是否支持拉共体和南美国家联盟等地区组织的自治要求，是否思考了中国模式将如何影响拉美的资本主义积累进程。他承认中国在拉美当前经济增长中将起到关键作用，但也指出拉美必须考虑如何在中美两大经济体

^① 现实主义流派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其核心在于强调权力关系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和对国家利益的追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逐渐形成，建立在对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批判及对二战起因探讨的基础上。爱德华·卡尔的著作《二十年危机（1919—1939）》被视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形成的标志。

^② Patricio Narodowski y M. Federico Zapata, “América Latina y el Ascenso Chino: Un Ejercicio de Geopolítica Periférica y Realismo Estratégico”, 7 de abril de 2009. http://sedici.unlp.edu.ar/bitstream/handle/10915/113839/Documento_completo.pdf. [2024-03-25]

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①

2. 自由秩序派^②

采用自由秩序视角的拉美学者认为，中国崛起及中美冲突不会影响拉美现有的秩序，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将进一步推动拉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智利天主教大学学者迭戈·特利亚斯在《自由秩序、中国和拉丁美洲》一文中指出，近年来中拉关系保持向好势头，“一带一路”、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快速发展，但这却引起了美国的不满，因为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将拉美视为“后院”，中拉合作让其感受到了安全危机。同时，由于拉美地区对于中美而言的战略相关性较低，双方虽然会在拉美有所竞争，但这种竞争发展成冲突的可能性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南美国家将从大国之间的竞争中获益，这要求该地区国家努力开展娴熟而积极的外交活动，不过分依赖美国或中国，为确保自身利益而尽可能结交更多的合作伙伴，促进世界秩序在自由的轨道上运行。^③如智利阿图罗·普拉特大学国际关系学者劳尔·贝纳尔在《基于公共外交与地区关系视角：中国外交政策、倡议与基础在拉美的实践》一文中认为，一方面中国确实对拉美通过贸易、投资、贷款等方式进行经济渗透，并且中国强调自己与拉美各国同属第三世界成员，但中拉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双方面临的问题并不完全一致，在中国扩大全球影响力的同时，拉美国家却还在发展的困境中挣扎；另一方面，对拉美国家而言，中国的崛起将意味着其国际关系框架的重新定义，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并以新的方式塑造国际秩序，这将有助于建立新型的国际秩序，中国呼吁的多边主义与共同体理念将为拉美带来积极影响。^④

^① Anthony R. Medina Rivas Plata, “China y América Latina: Industrias Extractivas, Política Exterior e Integración”, en *Revista Andina de Estudios Políticos*, Vol. 6, No. 2, 2016, pp. 10 - 14.

^② 自由秩序派通常是指自由主义流派中强调国际秩序与自由制度重要性的那一部分学者，其理论基础在于对国际合作、相互依赖及国际制度在维护国际秩序中作用的重视。流派代表人物包括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 S. Nye）等，他们提出了诸如“新自由制度主义”等理论框架，对国际关系的理解与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③ Diego Telias, “El Orden Liberal, China y América Latina”, en *China y América Latina: Claves Hacia el Futuro*, Vol. 2, No. 1, 2021, pp. 1 - 4, pp. 174 - 199.

^④ Raúl Bernal Meza, “China en América Latina. Política Exterior, Discurso y Fundamentos; Diplomacia Pública y Percepciones en la Región”, en *La Proyección de China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Pontificia Universidad Javeriana publisher, pp. 171 - 187.

3. 自主理论派^①

“自主理论”是拉美一个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它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即冷战中期，并受到了拉美发展主义^②和依附论^③的重要影响。这一理论被视为拉美学界对国际关系学的第三大理论贡献，它突破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既定框架，为思考自主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自主理论的核心是强调“外围国家”（主要指拉美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主体地位，而非传统的客体地位。它认为主权平等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国际权力并不平等。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秩序掩盖了由自主程度不一的国家构成的等级秩序。在这种背景下，拉美国家需要寻求自主发展，摆脱对“中心国家”的依附关系。自主理论派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拉美自主理论在多个方面存在关联之处，都强调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和共生共荣。拉美国家应力图通过一体化战略加强合作，形成有凝聚力的系统，以促进内生性发展并增强在国际层面的集体议价能力。这种思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相契合，即各国应超越传统国际关系框架的束缚，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看待彼此，通过平等协商、合作共赢的方式解决全球性问题。阿根廷学者司芙兰指出，拉美自主理论提出“团结一体化”等全球法律秩序新概念，强调外围国家通过团结合作实现自主发展的必要性，这与“和合”“共生”等中国理念不谋而合；拉美地区构建团结一体化需要关照各国关系，在共生过程中维系联盟关系，推动构建维护国际正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秩序。^④如哥伦比亚学者孔格雷索·西亚尼等在《哥伦比亚与中国之间的政治外交关系：未知前景》一文中指出，中国在国际

^① 自主理论派是一个具有鲜明地区特色和理论创新性的学派，其核心观点和理论框架主要围绕“自主性”这一核心概念展开。自主理论的早期代表人物包括巴西学者雅瓜里贝和阿根廷学者普伊格，他们曾分别担任巴西科技部长和阿根廷外交部长，深受拉美发展主义和依附论的影响。自主理论突破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既定框架，将外围国家视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体，围绕拉美国家的核心关切——自主性来构建理论。

^② 发展主义是以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拉美经委会关于拉丁美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张，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人民要求发展和实现经济独立的强烈愿望，为他们在国际经济领域里的斗争提供重要根据。

^③ 依附论又称“中心—外围”论，是一种研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学说。依附论产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有阿根廷的劳尔·普雷维什、埃及的萨马尔·阿明、英国的A. G. 弗兰克和美国的I. 沃勒斯坦等。他们认为，世界被分为中心国家（发达国家）和外围国家（发展中国家），前者在世界经济中居支配地位，后者依附于前者并受前者的剥削和控制。由于“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国际地位的不平等，导致中心与外围之间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

^④ 贺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意义、文明逻辑与中国方案——访阿根廷中国问题专家司芙兰》，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10期，第56-66页。

体系中的行为是和平性质的，中国的合作与谈判行动（和平行动）旨在建立一个和平友好的国际体系；中国在拉美的外交政策旨在与该地区国家共同发展，加强与拉美国家关系以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同时，中国以民主、合作为出发点，尊重拉美各国内部政治制度，坚持自主原则，而非将绝对民主、强合作作为建立外交关系的要求。^①

在拉美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阐释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三大主流流派的思想交汇与融合。三大流派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都基于各自的理论视角深入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价值，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不同流派思想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延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内涵与本土化的多元阐释，不仅符合理念的发展诉求，也为解决全球性挑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方案，更为理念的全球传播和实践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二 拉美学界的“共同体”思想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阐释的基本共识

拉美学术界对于“共同体”思想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其主流观点认为，“共同体”不仅是一个地理或文化的概念，更是一种超越国界、种族和信仰的精神联结。这种思想强调各国之间的互相依存和共同发展，倡导通过合作与交流来共同应对地区性挑战，实现共同繁荣与进步。基于已有的研究基础与近年来拉美中国学的快速发展，拉美学界逐渐形成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刻理解和共识，并结合拉美背景尝试了本土化与多元化的阐释，形成了富有前瞻性的基本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创新意义，更在实践中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与方向。

（一）拉美学术界的“共同体”思想

早在 21 世纪初，“命运共同体”一词就已经进入拉美学者的研究视野，当时这类研究大多是在埃德加·莫兰的“共同体”理论语境下展开的。拉美学界试图通过剖析莫兰的“共同体”理论来改造拉美的教育思想。鉴于拉美作为一个外来族裔众多的地区，如何推动各种族之间相互融合、增加彼此理解、加强地区认同等问题成为有关学者关注的焦点。

^① Congreso Ciani y Viviana Andrea Bruce, “Relaciones Político - diplomáticas Colombia - China: Un Escenario Inexplorado”, 14 de octubre de 2017.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 [2024 - 03 - 29]

拉美研究“共同体”理论的代表人物首推多米尼加天主教圣母大学(PUCMM)的教育学者达里奥·赫雷斯,他在《〈正确的方向〉书评——反思教育改革与埃德加·莫兰思想》一文中指出,现阶段人类处理知识的方式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包括失去对全球的整体感知,以及公民责任感和共同体意识削弱带来的挑战;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学科教育体制的过度专业化造成学科间的孤立和封闭,进而影响每个人的知识结构。因此,他认为,要从教育方面促进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必须促进学科间交融与互动,并将教育与人类前途命运联系起来,打破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壁垒,对人类现状与未来进行研究,从而提高共同体意识。^①

在这一“共同体”理论的指导下,拉美教育界开展了一系列的教育教学改革:为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交融提供机会;教学指导手册取代了教学大纲,指导手册使教师能够将所授学科置于新的环境中,即宇宙、地球、生命和人类这一共同体之中;培养跨学科教师;采用开放式探究教学法,培养学生的公民与共同体意识等。由此可见,共同体思想在拉美已有一定的基础。当然,在不同文化、语境、背景以及理论基础之下,对于共同体思想的理解势必会有很大出入,但这并不妨碍后续思想的交融与碰撞。

在拉美学界率先公开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是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IPEA)研究员里卡多·巴塞莱特。他在《东亚一体化背景下的新制度安排和中国作用》一文中,首先回顾了2004—2014年间(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动态、相关国家政策以及与这一进程相关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的相互关系,并分析了中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他在文中指出,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后,加快了东亚一体化进程,并寻求在几个关键概念的基础上建立亚洲共同体,其中包括“共同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命运共同体”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巴经济走廊”等项目。他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基于东亚、亚太一体化背景下的产物,即为了发展和巩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基于“一带一路”倡议而提出的;这一理念在客观上推动中国发展惠及更多周边国家。但作者在文中也表达了对中国正在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东亚秩序的担忧。^②

^① Darío Jerez, “Comentario al Libro la Cabeza Bien Puesta. Repensar la Reforma. Reformar el Pensamiento de Edgar Morin”, en *Cuaderno De Pedagogía Universitaria*, Vol. 4, No. 8, 2014, pp. 24 - 27.

^② Ricardo Bacelette, “A Crescente Integração do Leste da Ásia, os Novos Arranjos Institucionais e o Papel da China”, em *Boletim de Economia e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No. 18, 2014, pp. 42 - 58.

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巴西利亚出席中拉领导人首次会晤时提出,中拉要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为进一步发展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指明了方向。^①此后,越来越多拉美学者对这一思想开展了评述与研究。纵观2014年以来拉美学术界评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相关文献,其作者群体主要来自拉美各国著名智库或专注于中拉双边智库的学者、政治家与外交家,以及来自巴西圣保罗大学、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阿根廷萨尔瓦多大学、智利天主教大学古巴国际政策研究中心等知名学府智库的学者。其中不少学者曾有供职于政府部门或在中国学习和工作的经历,有的甚至是现任政府官员,他们的思想对于所在国家对外政策的研判及制定具有直接或间接影响作用。

(二) 拉美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阐释达成的基本共识

1.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国的外交政策一脉相承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国外交政策展现出全球视野与责任感。这一理念不仅体现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深刻思考,更与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紧密相连,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中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注入了新的活力。对此,不少拉美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外交政策的继承与发展。例如,巴西知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伊莱亚斯·贾布尔在接受央广国际在线采访时表示:“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的两次发言让人印象特别深刻:一次是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和中国的对外政策;另一次是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他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大势所趋;无论是强国、弱国、大国或小国,中国都视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伙伴,这不仅是习近平主席讲话中传递的精神,也是中国一直以来坚持的外交原则。^②

无独有偶,里斯本大学巴西籍学者玛利亚娜·摩加迪尼奥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开了溯源研究,她在《中国的崛起与国际秩序:从邓小平时代到习近平时代》一文中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对中国外交理念与政策的创

^① 新华社:《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 七年来习主席这样领航前行》,2021年7月17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1-07/17/c_1127664814.htm. [2024-03-25]

^② 伊莱亚斯·贾布尔、赵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新型全球化的中国方案》,2022年1月17日。<https://news.cri.cn/baidunews-eco/20220117>. [2024-03-24]

新与发展，又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她指出，每个时期中国的外交理念与政策都会随着当时的时代背景而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于时代主题的判断一直是“和平与发展”。因此，邓小平曾倡导通过建立多极秩序来促进人类团结，避免一国独大的局面；胡锦涛也曾提出要构建和谐世界，构建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习近平主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是对前两位领导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再仅仅是对国际秩序改革的呼吁，而是中国希望成为世界转型的一部分，在新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中发挥突出作用。^① 古巴国际政治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爱德华多·雷加拉多认为，中国提出的系列倡议一脉相承，都是为了建立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多极化世界的全球治理模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② 阿根廷学者司芙兰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是偶然诞生的，而是中华文明赓续发展、中西方文明交汇融合的时代产物。^③

上述拉美学者长期关注、追踪中国外交发展动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外交理念的关系及其源流进行了较为准确的解读，体现了拉美学术界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较强关注度与阐释解读度。

2.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思想

多位拉美学者在研究中国外交政策演变与发展进程时关注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较为准确地指出该思想在中国倡议、中国方案以及习近平外交思想中所处的核心地位。例如，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教授马尔科斯·科尔德伊罗·皮雷斯指出，2013年3月23日中国国家领导人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重要演讲时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并强调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如今，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指导中国外交实践的核心。^④ 阿根廷科尔多瓦天主教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马里亚诺·莫斯盖拉撰文表示：“以‘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倡议，通过中拉整体合作等方案，将使拉美国家获得中国在基建、运输、能

^① Mariana Isabel Alves Morgadinho, “A Ascensão da China e a Ordem Internacional: Comparação da Política Externa Chinesa em Relação aos EUA na Era de Deng Xiaoping e na Era de Xi Jinping”, em *Revista de Relações Internacionais de ULISBOA*, Vol. 14, No. 26, 2021.

^② 王存刚：《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关键词》，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1月2日第5版。

^③ 贺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意义、文明逻辑与中国方案——访阿根廷中国问题专家司芙兰》，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10期，第56-66页。

^④ 马尔科斯·科尔德伊罗·皮雷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重大》，载《中国日报》（China Daily）2023年3月23日第5版。

源、矿业、制造业、农业、创新和信息科技等多领域的重要投资与支持。”^①墨西哥维拉克鲁斯大学教授阿尼巴尔·佐特莱等在专著《欧洲中心主义下的中国与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中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思想不仅写入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二十大报告，载入党章和宪法，而且多次写入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的重要文件，充分说明了该思想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与核心。^②阿根廷萨尔瓦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教授马豪恩（Jorge Malena）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外交政策支柱》一文中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支柱。^③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

拉美学者所认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创新主要包含如下两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对传统“零和博弈”的国际关系理论的颠覆性创新。例如巴西学者伊莱亚斯·贾布尔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全球化的中国方案，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基于和平与发展且具有包容性的全球化方案，与20世纪90年代美国提出的全球化模式截然不同。后者通过操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其他国家和人民进行经济和军事胁迫，为本国谋取利益，这是一种掺杂着贫穷、苦难、暴力和新型殖民战争的全球化。而中国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字面就可看出其内涵是相互依存和共同发展。^④巴西瓦加斯基金会法学教授埃万德罗·卡瓦略（Evandro Carvalho）也认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一种中国式的全球化，它虽然也要求各国贸易上的开放，但尊重各国人民的不同特征和权利，力图从社会、政治和经济角度找到最适合各国的方式。^⑤

^① Mariano Mosquera, “La Diplomacia China Hacia América Latina: Bases Cooperativas para la Iniciativa de la Franja y la Ruta”, em *Anuario Latinoamericano Ciencias Políticas y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Vol. 10, 2020, pp. 15 - 37.

^② Aníbal Carlos Zotte Allende y Miriam Sánchez Guevara, *China y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Frente al Eurocentrismo*, Bubok Publishers, 2023, p. 90.

^③ Jorge Eduardo Malena, “El Pilar de la Política Exterior del ‘Pensamiento de Xi Jinping Sobre el Socialismo con Peculiaridades Chinas para una Nueva Era’”, em *Revista de Investigación en Política Exterior Argentina*, Vol. 3, No. 5, 2023, pp. 32 - 40.

^④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新型全球化的中国方案》，央广国际在线，2022年1月17日。
<https://news.cri.cn/baidunews-eco/20220117>. [2024-03-25]

^⑤ 陈威华、赵焱：《“中国道路”通往人类历史新阶段——专访巴西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卡瓦略》，载《环球》，2022年第8期，第60-61页。

第二个维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时代性创新。如巴西著名中国问题研究学者高文勇认为，对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中国在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这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具有合理性，同时也是顺应当下国际形势发展的革新需要。^①

4.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多种方式落实，且影响力不断扩大

在拉美学界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深远智慧，更彰显了合作与共赢的精神，该理念通过多元化的实践路径在拉美逐步得到落实，其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为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例如，阿根廷学者塞巴斯蒂安·舒尔茨指出，中国不仅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思想，还通过切实的举措来践行这一思想：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努力弘扬多边主义，弥合南北发展鸿沟，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世界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② 阿根廷驻华大使牛望道认为，全球发展倡议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很好地落实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③ 阿根廷学者司芙兰在《进入国际关系新时代10年》一书中表示：中国为世界发展提供了另外一个可能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中蕴涵了许多具有中国经济文化特征，共建“一带一路”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具体的实践样本。^④ 曾任厄瓜多尔驻华商务参赞的赫克托·比亚格兰认为，中国通过拉共体平台积极开展合作，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同拉共体的关系，支持拉共体协调地区国家开展合作、应对挑战，共同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⑤ 拉美中国研究学会主席、阿根廷知名汉学家毕嘉宏（Ignacio Villagran）认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

① 《巴西学者：世界失序之际，中国正成为和平与发展的力量》，中国日报中国智库，2024年3月27日。<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403/27/WS66038a63a3109f7860dd7174.html>. [2024-04-10]

② 王存刚：《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关键词》，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1月2日第5版。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破解世界性难题指明路径——阿根廷驻华大使牛望道》，2022年10月3日。https://www.fmprc.gov.cn/ziliao_674904/zl_674979. [2024-04-10]

④ Maria Francesca Staiano, “10 Años del Inicio de una Nueva Era de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20 de marzo de 2023. <https://www.iri.edu.ar/index.php/2023/03/20>. [2024-04-05]

⑤ 王俊美：《中拉命运共同体在拉美产生重要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7月4日第3版。

拉合作大幅度提升了拉美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多数与中国开展合作的拉美国家在科技创新、能源转型、信息技术发展、产业耦合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都找到了新的合作机遇。^①

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实践过程中延伸出了不同方面的命运共同体。例如，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秘书长何赛特·阿尔特曼指出，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习近平主席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性值得称赞；各国应本着共担责任和共享利益的精神应对全球性挑战，这对于建立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世界至关重要。^②在生态层面，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林斯（Ronnie Lins）指出，习近平主席发表的题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讲话十分重要；针对气候变化问题，要坚持多边主义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他希望国际社会能尽快采取行动，共同参与，推进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③

5.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拉美地区的实践具有前瞻性

2014年，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在巴西举行会晤，习近平主席同与会各国领导人一致决定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宣布成立中拉论坛。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符合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需要，中拉双方作为推动全球变革的重要力量，有责任也有能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发展。通过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和问题，可以为全球治理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在这种背景下，拉美地区成为最早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区域之一。

中拉论坛平台建立以来双边合作逐步驶入快车道，在经历新冠疫情重大考验后，双边互助合作更加紧密，共同助推双方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可见，在十年前提出这一倡议、构建合作平台具有极为超前的预见。如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厄瓜多尔籍博士研究生保拉·瓜努娜指出，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政府向厄瓜多尔捐赠新冠疫苗和防护用具等抗疫物资，帮助厄瓜多尔社会逐步恢复常态化运行，中国之所以能快速响应并及时提供帮助，与中拉双方

^① 刘雨微：《中拉携手谱写命运共同体新篇章》，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10月19日第3版。

^② 王存刚：《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关键词》，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1月2日第5版。

^③ 张秀萍、张光哲：《海外人士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知图景》，载《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第3期，第82-90页。

前期打下的合作基础，特别是中拉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不无关系。^① 委内瑞拉发展和新兴经济高级研究中心主任安德丽娜·塔拉森认为，中拉论坛不仅促进了中拉经济的发展，长远来看还有助于建立更加民主的全球治理体系，使拉美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占有一席之地。^②

三 拉美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多元阐释现状的影响因素

拉美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阐释，不仅深入剖析其核心内涵，更聚焦于该理念在实践中的有效应用。他们分析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拉美地区的实践运作，提出了具体的应用策略和建议。在中拉关系层面，拉美学者也积极关注拉美各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以及中美大国关系等问题，并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拉美学者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展开讨论，既有对中国智慧和中方方案的赞赏，也有误读和质疑之声。对这些不同看法的讨论不仅有助于深化拉美各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解和认同，更为中国外宣部门如何在实践中有效应对误读和推动双方进一步合作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拉美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多元化阐释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四点。

（一）意识形态与历史问题的影响

部分拉美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术研究受意识形态与历史问题影响。不同的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者的政治、文化观念，持有不同意形态观念的人对于阐释和评价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持的观点截然不同。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这与部分拉美学者所坚持的独立自主、国家主权等意识形态观念可能存在矛盾。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对国家主权和独立性的削弱，担忧其可能导致权力不平等和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例如，巴西巴伊亚联邦大学学者若热·阿尔梅达在《中国的崛起与世界体系：合作关系、共享未来还是帝国主义两极化？》一文中认为，所谓的“命运共同体”只可能在资本主义环境下才能实现，但它只符合霸权国家、统治阶级和精英的利益，而

^① 刘雨微：《中拉携手谱写命运共同体新篇章》，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10月19日第3版。

^② 陈一鸣等：《携手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24年1月26日第4版。

不符合被压迫人民的利益，并会导致弱势国家丧失独立性，沦为附属国。^① 另一方面，由于拉美地区在历史上曾经历过殖民统治、不平等贸易和地缘政治冲突等复杂问题，这可能对当地学者的意识形态产生深远影响。这些学者可能基于过去的经验和现实关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效果和潜在风险持怀疑态度，从而提出批评。例如秘鲁学者费尔南多·桑多瓦尔等在题为《中美争霸背景下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秘鲁外交政策建议》的文章中指出，中美正为在全球范围内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颠覆性技术的开发和部署而展开竞争，在此背景下，秘鲁应适当地融入第四次工业革命，同时还要规避这场工业革命带来的政治影响。他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数字场景中进行全球扩张的工具，对此必须要持警惕的态度。^②

事实上，独立自主同命运与共并不矛盾，独立自主是指拉美国家在前进道路、制度方式上充分自主，更强调主观层面，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正是尊重不同国家各自国情与选择。从客观上来说，当今世界不论是否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世界各国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所以必须顺势而为。总体上看，拉美学界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误读正在逐渐减少，而造成误读的原因归根到底还是基于不同制度、历史背景下对于部分问题的看法不一、沟通不畅、解读不够，无法真正了解彼此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而造成的。

（二）中拉合作不断深化的影响

中拉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合作的不断深化促使拉美人士开始肯定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积极意义。2014年，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在巴西举行，同时宣布成立中国—拉共体论坛，为新时期中拉关系擘画了“五位一体”新格局和“1+3+6”合作新框架。十年来，中拉各领域合作逐步推进并取得丰硕成果，中拉关系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时代。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携手并进，推动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为增进中拉人民福祉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新贡献。

^① Jorge Almeida, “O Ascenso da China e o Sistema Mundial: Relações de Cooperação, Futuro Compartilhado ou Bipolarização Interimperialista?”, em *Cadernos do CEAS: Revista Crítica de Humanidades*, Vol. 47, No. 255, 2022, pp. 109–130.

^② Fernando Daniel Sandoval Zagarra, “La Cuarta Revolución Industrial en el Marco de la Competencia entre China y Estados Unidos por la Hegemonía. Una Propuesta para la Política Exterior del Perú”, 4 de noviembre de 2019. <https://repositorio.adp.edu.pe/bitstream/handle/ADP/124>. [2024-03-29]

正如阿根廷国防大学学者贡萨洛·托尔迪尼（Gonzalo Toldini）所指出，在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指导下，近年来拉共体国家与中国的合作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医疗、教育等各领域，成果丰硕；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为拉共体国家实现更均衡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中拉合作是南南合作的典范”。^① 委内瑞拉驻华大使朱塞佩·约夫雷达认为，过去十年，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投身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因为这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惠及每个人的未来发展。^② 阿根廷汉学家、《当代》杂志主编伍志伟（Gustavo Ng）在接受专访时指出，习近平外交思想再度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魅力，充分彰显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中国从不干涉别国内政，始终通过合作共赢促进全球共同发展，中国外交惠及世界各国人民。^③

（三）中美大国关系的影响

中美大国关系必然会影响到中拉关系，进而影响拉美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看法。中国和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都占据重要地位，两国关系不仅影响到彼此的直接利益，也影响到全球稳定和现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因此，中美关系无论紧张或改善，都会通过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传导到其他国家，包括拉美国家。由于拉美国家在经济上对美国都有一定程度的依赖、对美国奉行务实外交政策，拉美大多数国家都把美国作为其外交重点。一方面，美国对拉美国家施压，企图限制中拉关系的发展，遏制中国在拉美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倡议和方案与美国的战略都在拉美得到了实践，拉美国家势必会对实践检验结果进行相互比较。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合作引起了美国的忧虑，美国政客时常宣称中国在拉美制造“债务陷阱”，如美国前国务卿蒂勒森曾说过，中国向拉美提供的信贷是“缺乏可持续性”的，前国务卿蓬佩奥在智利发表演讲时称，美国会永远鼓励拉美国家避免中国制造的“债务陷阱”。^④ 这些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拉美学界一开始对于中国方案的态度。

^① 《为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注入新动力——拉美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向拉共体第七届峰会所作视频致辞》，新华网，2023年1月26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3-01/26/c_1129314175.htm. [2024-03-29]

^②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举办“中外大使学者共话人类命运共同体”座谈会》，2023年10月10日。https://www.ciis.org.cn/xwdt/202310/t20231010_9089.html. [2024-03-29]

^③ 《阿根廷学者：两会再次向世界展现中国担当》，光明网，2023年3月15日。https://world.gmw.cn/2023-03/15/content_36432430.htm. [2024-03-29]

^④ 江时学：《如何驳斥污蔑中拉关系的三种错误论调》，载《人民论坛》，2020年第21期，第114-121页。

正如墨西哥学者佐特莱指出，西方媒体系统性地歪曲中拉双方为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所付出的努力，试图阻碍中拉民间交流和对话。^①

近年来，中拉在经贸、卫生健康、气候变化以及捍卫多边主义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拉美学者主动发声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智慧和方案在拉美学界赢得了越来越多认可。如阿根廷学者塞巴斯蒂安·舒尔茨指出，很多拉美国家已经意识到，参与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能够帮助拉美国家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实现更加包容、协调、全面和可持续的增长。他指出，多个拉美国家在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后，对华进出口贸易获得显著增长，这意味着加入“一带一路”能够为这些国家带来直接的经济增长和更多的就业岗位。这也证明参与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能够实实在在为拉美国家带来益处。^②

（四）中国式现代化成果的影响

中国式现代化成果充分展示了中国和平文明发展道路的实践逻辑，赢得了拉美学者的认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新时代这十多年得到了充分展现，进一步增强了中国智慧和方案的说理力。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政治、文化、民生与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得到拉美学界的认可。

阿根廷学者司芙兰认为中国的新发展理念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步与比较优势，中国在新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充分展现了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务实高效，中国正在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民主道路。中国将通过践行全球发展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扩大中国民主价值观的国际影响力。^③ 阿根廷地缘政治研究所所长鲁文·达里奥指出：“21世纪初，全球经济重心已经从西方转移到东方。这种转变的核心力量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正在引领一场真正的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惠及中国人民，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还在国际层面产生积极影响。中国提出了一系列基于合作、团结和互利的强调人类共同利益的倡议，旨在造福全人类，而非少数特权阶

① 刘雨微：《中拉携手谱写命运共同体新篇章》，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10月19日第3版。

② 王钟毅：《帮助共建国家解决发展难题——阿根廷专家谈“一带一路”缘何受青睐》，2023年10月19日。http://news.cnr.cn/native/gd/20231020/t20231020_526457648.shtml. [2024-03-29]

③ 贺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意义、文明逻辑与中国方案——访阿根廷中国问题专家司芙兰》，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10期，第56-66页。

层。”^① 阿根廷汉学家毕嘉宏认为，从政治学研究角度而言，中华文化向世界贡献了“善治理念”，强调“以人为本”；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既包含中国独特的元素，也是世界通用的。^② 巴西总统重要智囊、卢拉研究所所长马尔西奥·波赫曼表示，世界发展驱动力的中心正从西方转移到东方，包括巴西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需要为此做出战略与政策调整。^③

上述四个因素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拉美的多元阐释。其中，意识形态与历史问题为多元阐释提供了表达背景；中拉合作不断深化的影响是推动多元阐释的直接动力；中美大国关系的影响为多元阐释增添了新的维度与深度，同时也是所有学者无法回避的现实因素，亦为多元阐释提供了比较研究的路径；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为引导多元阐释朝着客观、公正、全面方向深化提供了现实例证。随着全球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国际合作的深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在拉美地区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和实践，本土化、多元化的阐释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拉美的传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四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拉美阐释与传播的对策建议

拉美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阐释的不断深化，显示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拉美地区的传播影响力正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拉美学者积极肯定这一思想对于构建国际新秩序、破解全球治理难题以及推动世界共同繁荣的积极作用，并对其时代意义和创新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

由于拉美学者在个人背景、历史观点、政治立场及认知视角上存在差异，他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评价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其中，部分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及构建路径的理解尚显不足，他们的观察和评析往往预设立场从而得出错误解读，例如，有学者错误地认为中国利用该理念实施对外扩张、试图争夺世界霸权，或者使拉美与中国命运强行捆绑，削弱拉美

^① 楼宇：《拉美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若干认知》，载《国外理论动态》，2023 年第 1 期，第 14-22 页。

^② 吴思萱等：《阿根廷汉学家：中华文明向世界贡献了“善治理念”》，2024 年 4 月 2 日。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4/0402/c1002-40208560.html>. [2024-04-27]

^③ 《综述：巴西各界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与经验》，新华网，2023 年 3 月 17 日。
http://m.xinhuanet.com/2023-03/17/c_1129438598.htm. [2024-04-20]

的独立自主性，以达到掠夺拉美国家资源的目的。

具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阐释而言，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中美拉三方关系对于认识与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影响。特别是，美国在拉美地区设有众多研究和传播机构，这些机构定期发布关于中国的最新研究成果，包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解读和评价。这些信息可能会影响拉美学界对该理念的认识和态度，尤其是那些亲美或对美国持保留态度的学者。美国在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使其有能力通过各种手段来影响其他国家学术界的认知及政策走向。此外，由于中美两国都是拉美地区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因此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对拉美的政策走向都具有重要影响。近几年来，由于中国企业加大对拉美地区的投资力度，促进了双方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增强了拉美国家对中国经济的认知和了解，进而推动了中拉双边经济合作与交流。这种情况下，拉美国家会更加积极地评价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但这却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美国加大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诘难。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中国实力的增强，拉美国家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更加独立自主，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的影响力。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拉美地区的话语传播力，进而引导中拉关系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持续健康发展：加强学术交流，深化拉美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展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实践中的积极成果，增强其对拉美的吸引力；尊重拉美地区的多样性，避免单一化的传播方式，采取分众化传播模式，加强民间沟通交流，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拉在各领域的合作，共同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贡献力量。

（一）进一步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拉美地区的学术影响力和传播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国际话语体系中的核心，也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外宣的重要内核，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这一思想逐渐成为拉美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也在逐步深入和细化。不同学派的学者们从各自的理论角度出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了多维度的阐释与解读，其评价涉及中国经济、政治、外交和文化等多个层面。一些学者更是深入挖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统文化根基，探讨它如何传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念”，如何继承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多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频繁使用人类命运共同

体、中国梦、“一带一路”以及全球发展倡议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述，这充分表明中国话语在拉美学术界的影响力正在逐步增强。为了进一步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在拉美的传播效果，要精心制定对外话语传播与发展规划，推动数字人文视域下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传播的创新建构，并全面推进针对拉美精英和普通民众的公共外交工作。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互派留学生、资助双边设立研究中心、发行高质量的文化出版物、制作优质影视作品等多种方式，帮助拉美人民更好地理解 and 接纳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话语，从而进一步推动中拉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着浓厚的中华文化思想底蕴，如果以高度抽象的中文方式向海外传播，容易让他国民众产生理解偏差。针对国外民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术语提出的“笼统、隐晦、抽象、模糊性”等问题，采用意译的方式有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纵深传播，如在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外宣翻译中统一规范使用“人类未来共同体”^①表达，可以更好地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实含义，避免出现因望文生义而产生的误读。

（二）有效利用第三轨外交，深化与拉美的沟通

除了元首外交等正式的官方交往之外，由学者、退休官员、留学生和工商界人士等开展的第三轨外交成为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支柱。例如巴西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高文勇因其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荣获2023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高文勇现任《今日中国》葡文版杂志执行主编，同时担任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巴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佛罗明斯联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负责人，他多次推动并参与中拉智库、民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对话，推进中巴两国人文交流合作。高文勇熟知中国国情，长期致力于金砖机制、“一带一路”倡议等主题的学术研究。他深度参与《今日中国》葡文版杂志的内容策划，在重大事件、重要时刻、重大问题上积极为中国发声，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使杂志成为巴西读者了解中国的品牌媒体。他的评论文章也多次在巴西和中国的主流媒体上登载。为扩大《今日中国》葡文版品牌的影响力，他协助创建了《今日中国》葡文网站和社交

^① 西班牙语为“Una Comunidad de Futuro Compartido para la Humanidad”，葡萄牙语为“Uma Comunidade com um Futuro Compartilhado para a Humanidade”。

媒体账号，并策划制作视频“文勇聊中国”。^① 在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拉美的外宣工作中，留学生以及拉美的华裔华人学者也参与到相关讨论中。现阶段应充分引导民间人士发挥积极作用，参与中国软实力建设，为中国外交构建客观的国际舆论环境。值得一提的是，阿根廷学者司芙兰还推出了首部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专著《中国原则及其国际影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②，全书以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为切入点，深入分析当代中国对外倡议的演变过程，解释中国外交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阐述“人类未来共同体”的实践。该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拉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研究的空白，有助于该理念在拉美得到正确阐释与解读，并为进一步扩大传播奠定基础。

除了传统的经贸领域外，中拉双方还应积极拓展在文化、教育、科技、环保等多领域的合作空间，实现多元化发展。此外，还应鼓励和支持非政府组织开展跨国界的活动，如经济合作、社会服务、环境保护等，因为非政府组织的灵活性和专业性使其能够在第三轨外交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有针对性地化解拉美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误读情况

拉美学术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误读主要有三点。一是拉美学者误读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思想。他们可能认为这一思想过于强调中国的作用，而忽略了其他国家的地位和贡献。实际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的是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和共同利益，旨在推动构建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而非单纯突出中国的地位。二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存在误读，认为这一思想缺乏具体的实施方案或过于理想化，难以实现。但实际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在多个领域得到了实践，如“一带一路”倡议、全球治理等，通过具体的合作项目和政策措施推动各国间的合作与发展。三是担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能损害拉美地区的利益，认为中国提出这一理念是为了加强自己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从而威胁到拉美国家的主权和独立。然而，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的是平等、互利和共赢，旨在推动各国间的合作与发展，而非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事实上，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实践的推进，一些拉美学者已开始转变对中国的消极态度。如阿根廷

^① 《中国外文局美洲传播中心巴西籍专家高文勇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北京周报网，2024年2月5日。http://www.beijingreview.com.cn/wenhua/202402/t20240205_800356430.html。[2024-03-29]

^② Maria Francesca Staiano, *Chinese Law and Its International Projection: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Singapore: Springer Singapore, 2023.

廷学者恩里克·阿尔塞奥曾在《中国，新霸权主义?》一文中表达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在拉美扩张的担忧^①，但在观察到近年来的实践检验，特别是中国对于抗击新冠疫情的贡献之后，他主动更正了自己的观点，在《全球化与发展》一文中承认中国是推动国际秩序合理化改革、促进全世界共同发展的积极力量。^②

(四) 持续深化中拉合作，拓展新平台

中国与拉美国家近年来围绕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在中拉论坛等框架下开展深入合作，实施《中国—拉共体成员国重点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在政治与安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环境保护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共同应对全球问题，为双方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在未来，中拉双方可以在以下四方面持续深化合作。第一，持续深化战略共识，增强政治互信，包括逐步建立涵盖范围更广的合作平台，与原有机制互补互益，以及恢复同所有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将有助于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开展全面互利合作。第二，着力务实创新，挖掘合作潜力，包括不断优化贸易结构，开展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方面的合作，发展新质生产力合作，扩大相互投资作为提高双方经济合作水平的优先方向，在条件成熟时建立自由贸易区或达成其他互惠安排。第三，加强政策协调，推动合作走深走实。中拉双方应就合作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增进理解，形成共识。同时，要加强信息沟通和政策对接，避免误解误判和政策冲突，确保合作的顺利进行。第四，建立完善合作机制，保障合作可持续发展。双方应建立健全政府间对话机制、企业合作机制和民间交流机制等多元化的合作机制体系，通过这些机制的运作和管理为深化中拉合作提供有力保障和支持。

“中拉命运共同体”提出十年来，中拉双方创设了涵盖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农业、企业、青年、智库、环境、地方政府合作、减贫与发展等领域的对话合作平台，中拉联合实验室、中拉新闻交流中心、“中拉文化交流年”、“中拉科技伙伴计划”、中拉技术转移中心等项目落地生根，中拉友好大树更

^① Enrique Arceo, “China, ¿ El Nuevo Poder Hegemónico? ”, en *Realidad Económica*, Vol. 47, No. 319, 2018, pp. 9 - 40.

^② Enrique Arceo, “Globalización y Desarrollo”, en *Realidad Económica*, Vol. 49, No. 329, 2020, pp. 9 - 34.

加枝繁叶茂。^① 习主席倡导成立的中拉论坛不仅促进了拉美经济的发展，也使拉美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占有一席之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持续演化、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国际形势下，正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给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带来了新的生机活力和增长点，使中拉贸易往来显现出非同一般的活力。在此背景下，拉美学界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阐释与传播方兴未艾，相关研究学术成果不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来看都呈现连年不断上升趋势，且阐释与传播观点更加客观，解读研究内容也更加全面，涌现出多位在国际上有较高显示度研究成果的专家学者。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著名大学和智库也都成立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拉美学术界研究的焦点、热点和重点问题，学者们达成的基本共识对于进一步深化中拉合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应注意到拉美学界在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仍存在整体性、系统性不足的问题。总体来看，拉美学界主流观点基本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思想、实践价值与未来前景，这对于中国进一步做好外宣工作、阐释传播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理论基础与参考价值，但其中掺杂的误读观点甚至污名化现象也需要引起中方高度重视与正确辨别。其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误读观点可以通过适宜的沟通加以扭转，而对污名化和抹黑现象则需要针锋相对予以还击，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及时准确有效地回应，坚持将理论批驳与实践证明相结合，为进一步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奠定理论与实践基础。

(责任编辑 高 涵)

^① 陈一鸣等：《携手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24年1月26日第4版。